

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

名家原创
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

纯 白 心 事

赵菱 ◆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

纯 白 心 事

赵菱
◇
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纯白心事/赵菱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8. 9

ISBN978-7-229-13539-3

I. ①纯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04146号

纯白心事

CHUN BAI XIN SHI

赵菱著

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封面设计: 益辰设计

版式设计: 王晶晶

插图: 赵敏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9 字数: 120千

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3539-3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

楔子 / 1

第一片花瓣：蓝鱼胸针 / 3

第二片花瓣：少女薇薇的故事 / 27

第三片花瓣：黑暗中的琴声 / 65

第四片花瓣：紫色的葵花籽 / 93

第五片花瓣：蝴蝶飞来飞去 / 115

尾声 / 137





楔子

我是小纯。

在我十三岁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的心像一朵洁白的栀子花，静静地盛开着，散发出幽幽的不为人知的香气。

这些心事，被我写在了一片片纯白的花瓣上，每一瓣都是那么纯真，那么晶莹，因为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少年时光。





第一片花瓣：

蓝鱼胸针





1

翻开那片大大的、像绿色手掌一样的葡萄叶，我看到上面潦草地画着一个穿玫瑰红裙子的女孩，裙子既柔软又精致，像红色的海水一般被风轻轻吹起，环绕在女孩白皙、修长的小腿上。

女孩长得很清秀，只是一双浅茶色的大眼睛很冷漠，遥遥地望着远方不知名的所在。她头上顶着一双奇怪的绿角，像春天刚刚萌发出来的树枝，又像闪烁的星星，不过都不是，因为在裙子上还写着一行细细的小字：我是一个外表冷漠，内心激烈的绿色小魔鬼。

这个头上长着绿角，穿得像一朵玫瑰的女孩，眼神是那樣的桀驁不馴。

那是我的眼神，却又不是我。

我绝望地知道，在我的青春岁月中，是永远、永远也不可能穿得像她那样漂亮的。

我13岁了，可是我一件漂亮衣服都没有！

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多少像我一样对自己苍白的青春感到绝望的少女。

更让我觉得痛苦的是，我并不是个难看的女孩子。但是，



没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，一年四季都穿着洗得褪色发白的蓝色校服，袖子宽大得像麻袋，一阵风吹来，它们就兴高采烈地鼓胀起来，像迎满了风的帆，不可抑制地推着我往前走，恨不得让我一路小跑，那姿势又狼狈又可笑。

学校里并没有规定每天都必须穿校服，其他同学也只是象征性地在有集体活动的时候穿几次，只有我，像班里的一个可笑的怪物，每天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旧校服，孤单地来来往往。

有很多次，我都忍不住想对母亲说，我不想再当一个可笑的怪物了，给我买一件新衣服吧，不管样式有多土气、多难看，只要不让我再穿校服就行，只要它是纯白色的就行——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，它纯洁得能包容所有令我感到难堪的一切。

但这样一个简单的请求，我永远也开不了口。

母亲对我非常严厉，她最讨厌女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在她心里，朴素单纯是最美的少女特质。



我常常偷偷地在课本的空白处用水彩笔画小人儿，通通都是漂亮无比的小女孩，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，打着精致的卷儿，头发上别着玫瑰形发卡。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，凡是我能想象得出来的款式和颜色，我都慷慨地给她们穿上。

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没有漂亮衣服也没关系，就假装我也是活在课本上的她们中的一员，在课本难得的空白处，有我美丽不羁的身影。

由于我孤独而骄傲的个性，我总觉得在我心里，住着一个激烈的绿色小魔鬼。我拼命地努力读书，使成绩永远保持在一个闪闪发光的名次，这样才能维持我的骄傲。而骄傲，是饲养小魔鬼的唯一食粮。

然而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不管我内心的小魔鬼有多么强大，在母亲面前，也是不堪一击的，母亲心里有另一个比我厉害得多的大魔鬼，那是用清醒的现实饲养出来的，它鄙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虚荣。

2

如果说我在学校还有朋友的话，那同桌就是我唯一的朋友了。



老师把我们安排成同桌时，曾嘲笑说，我们是一对反义词。我像太阳一样明亮，他像黑夜一样黑暗——他是全校闻名的小混混，长得漂亮而不羁。他讨厌学习，成绩一塌糊涂，除了体育。

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他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。

有一天上午，阳光很好，我看到他对着教室的墙壁，双手交叠，饶有兴趣地做手影游戏。先做一个大尾巴的狼，凶恶地张开血盆大口。随即变成一只娇弱的小白兔，拼命地逃跑。接着，白兔的脑袋消失了，一朵柔软的栀子花盛开了，那朵光与影变成的浅灰色的花，久久地盛开在洁白的墙壁上，像一个温暖的祝福，仿佛他知道有人一直在惊奇地望着他似的，这朵花，就是他送给凝视着他的人的礼物。

那一刻，我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苹果林里，每一棵苹果树都亭亭玉立，枝头盛开着洁白的花朵。我在苹果林里行走，仿佛走在一条柔软馨香的隧道里，隧道很长很明亮，怎么也走不到尽头。无意中一低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自己身上穿着一条用苹果花做的裙子，纯白得像三月的雪。

醒来后，放在我床头的，仍然是肥大的蓝白相间的校服。

这个梦，时时让我回味，在心里快乐了很久。在梦里，只有我知道自己穿着白裙子的样子，有多么美丽。





3

家里有一个未出嫁的小姑姑，正是爱美的年纪，像一只花蝴蝶般，烫着时髦的“狮子狗”头，身上的衣裙花样百出，波西米亚长裙、层层叠叠的蛋糕裙、超短牛仔裙，有古典的，有可爱型的，有彰显气质的。

我偶尔经过她的房间，飞快地一瞥，总是看到她坐在椭圆形的大镜子前，有滋有味地用一把弹性木梳梳理她那满头酒红色的卷发，房间里幽幽地飘出橙花香水的味道，米黄的梳妆台上摆着玫红色唇彩，粉红指甲油，用来夹睫毛的夹子，还有各种数也数不清的发卡。

做一个女人真复杂。

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

可又忍不住偷偷地呼吸了一下她房间里复杂的味道，那是一种馨香而神秘的气味，仿佛一枚沉甸甸的果实，熟得几乎要从枝头上坠落下来，使我觉得既神秘又惊心动魄。

那天傍晚，我做功课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走了神。

难道爱美是一种羞耻吗？我并不想像小姑姑一样，拥有那么多繁杂的装扮，我只想在我最青春的年纪里，穿一条洁白的裙子，一双白色的凉鞋，头上夹一枚简单的蓝色小熊发卡，这



样一个隐秘的心愿，也是虚荣得不可原谅的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在我 13 岁的生命里，有太多只能被迫接受而从来不能问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

写完作业，我走过小姑姑门前，习惯性地往里面一瞥，看到房间是半掩的，只有墙上挂着的一只粉红色钟表在滴滴答答地走着，更显得房间寂静无比。

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，没人回答。

粗心的小姑姑，果然又忘记关门就出去了。

我站在门口，双脚像被紧紧粘在地上一股，屏住呼吸站了好一会儿，耳旁只听得到钟表不紧不慢的脚步声。

等我再次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正站在小姑姑巨大的衣橱前，并且轻轻地关好



了门。

房间里静静地飘着橙花香水的气息，我感到自己被这股香味熏得全身僵硬。我用木偶般的手臂把衣橱拉开，一下子感到头晕目眩起来。

呈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一条条鲜艳夺目的裙子。

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摸到一件纯白的长裙。在雪白的裙子衬托下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处在青春期的手指，修长得简直有些可怜，像孤单单生长在雪地里的嫩竹，纤细极了。

我飞快地脱下校服，手忙脚乱地把长裙套在身上。裙子罩在头顶的一瞬间，我眼前一片漆黑，嗅到从裙子上散发出来的檀香气味，脖子上感觉到衣裙毛茸茸的质感。

那一刻，一股惊魂般的潮水在我心头忽地涌了起来，这种陌生的香味和质感，是属于一个成年女子的，在青涩的少女与美丽的女子之间，是不是隐藏着一条秘密的道路？而我要经过怎样艰难的跋涉，才能够顺顺当当地走到这样一条长裙面前呢？

我站在镜子前，看到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少女。

刘海齐齐的童花头，一双大眼睛里满含着雾一样的忧郁。白色的吊带长裙直垂下来，盖住了她发白的蓝色球鞋。她太清瘦了，根本撑不起长裙的肩带，于是就用两只手努力地抓住宽松的衣摆，竭力使衣裙看起来合身些。

我对着镜子里的少女，微微地笑了一下，她也温柔地冲我笑，



眼睛弯弯的。

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她，拼命想把这个新鲜的形象深印在我心里。

穿白色长裙和破旧校服的我，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我从来不知道，自己竟然也有这样甜美娇羞的一面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像小魔鬼一样冷漠而坚硬的。

我双手提起裙摆，试图转一个圈看看，不料踩到了裙角，一下子跌到了床边。

我狼狈地站起身，眼睛被梳妆台上的一个胡桃木盒子耀得几乎睁不开。

盒子里放着各色首饰，其中有一枚蓝色的鱼形胸针，做工非常精致，两只眼睛闪耀着彩虹的光芒，一下子吸引住了我。

我屏住呼吸，定定地望着它好一会儿，才怯怯地伸出手指，摸了摸蓝鱼冰冷的脊背。刚一接触，我就感觉到指尖发麻，呼吸急促，接着看到自己的手，完全不受内心控制，像闪电一样迅速地张开来，把那个蓝鱼胸针紧紧地握在手心里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迅速地把长裙脱下，再飞快地抹平褶皱和灰尘，重新挂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不留痕迹地溜出小姑娘的房间，并天衣无缝地把门继续半掩上的。我只知道，当我坐到书桌前，用台灯和一本厚厚的书遮挡住脸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的右手里，赫然躺着一枚湿漉漉的蓝鱼胸针。